



沙乡年鉴

奥尔多·利奥波德 [美] 著

宜康凝 译



書局



教育部新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丛书

沙乡年鉴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

宜康凝 译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乡年鉴 /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著; 宜康凝译.
—北京: 线装书局, 2018.7
ISBN 978-7-5120-3239-2

I. ①沙… II. ①奥… ②宜…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5753号

沙乡年鉴

著 者: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译 者: 宜康凝

责任编辑: 于建平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B座17层 (100078)

电 话: 010-58077126 (发行部) 010-58076938 (总编室)

网 址: www.zgxzsj.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27.00元



线装书局官方微信

责任编辑: 于建平
封面题字: 任松林
封面插画: 胡 特
封面设计: SFXS 傲秀·图形

前言

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伯灵顿市。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先驱，被誉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生态伦理之父”。《沙乡年鉴》是作者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也是土地伦理学的开山之作。1909年，他从耶鲁大学的森林专业毕业后，利奥波德进入联邦林业局任职，后从事自由的野生生物考察研究，创立“荒野学会”，发表了大量有关“土地道德”的论文，将毕生奉献给了生态保护工作。1948年4月21日，邻居的农场发生火灾，他在奔赴火场救火的路上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沙乡年鉴》从1941年起就开始寻求出版，但直到1949年作者去世后才问世。当时正值战后经济复苏时期，人们都在充满信心地征服和利用自然，生态学的意识和概念对人们来说还十分陌生，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本书中，利奥波德把本来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要求让人们改变观念，遵循生态规律。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们终于发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发现了利奥波德学说的指导意义。利奥波德被尊为新自然保护运动浪潮的领袖，《沙乡年鉴》也被称为“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圣书”。

《沙乡年鉴》是奥尔多·利奥波德一生观察、经历和思考的结晶。它与《瓦尔登湖》相媲美，并被誉为“自然文学典范”。

追逐融雪中动物的足迹、阅读橡木年轮的历史、倾听大雁迁徙的长鸣……在这部作品中，奥尔多·利奥波德描述了自己在远离现代生活的简陋乡舍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在美国大陆各地的经历。在此过程中，他也持续思索着人类与生存其上的大地之间的关系，试图重新唤起人们对自然应保有的爱与尊重。《沙乡年鉴》是一本描述土地和人类关系的著作。全书涵盖众多学科知识，语言清新优美，内容严肃深邃，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洋溢着作者对那些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的挚爱情愫，是值得读者反复品味的传世经典，更是让孩子走向野外、培养环保及生态意识的入门读物。

目 录

第一篇 一个沙乡的年鉴	1
1 月	3
2 月	6
3 月	17
4 月	22
5 月	31
6 月	33
7 月	37
8 月	46
9 月	48
10 月	50
11 月	60
12 月	71
第二篇 随笔——这儿和那儿	85
威斯康星	87
伊利诺斯和衣阿华	108
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	113

奇瓦瓦和索诺拉	127
俄勒冈和犹他	144
马尼托巴	149
第三篇 结论	155
保护主义美学	157
美国文化中的野生生物	169
荒 野	181
土地伦理	194
 附录一：未发表的序（1947年）	 219
附录二：本书中出现的动植物名称（英、拉、汉对照）	230
附录三：人名译名对照表	246

第一篇 一个沙乡的年鉴

1 月

1月冰融

每年，在严冬的暴风雪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一个冰融的夜晚，这时，会听到水滴轻轻落地的声音。这个声音不仅给在静夜中甜睡的生物带来奇异的骚动，而且也唤醒了某些在冬眠的动物。正在冬眠的臭鼬，本来正蛰伏在它深深的洞穴中，这时则伸展了它的身体，在雪中拖着那松弛的肚皮，大着胆子去探索潮湿的世界。在我们称之为一年的自始至终的周期中，它是那些可以推定日期的最早一些现象的标志之一。

对于在其他季节里发生的尘世间的不同凡响的现象来说，这个踪迹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它一直越过了田野，就好像它的创造者把他的马车套到了一颗星星之上，同时还洒下来雨点。我跟着这个踪迹，对它的思想活动、欲念及其目的——如果它有的话，感到好奇。

一年当中有几个月——从1月直到6月，有趣现象之多成几何级数的。在1月份，人们可以去跟踪臭鼬，或者搜寻山雀的合唱，或者看看鹿啃了什么样的小松树，水貂掘出来的麝鼠的家是什么样子。尽管只要有一个偶然的和细微的偏离，就会成为另外

的情况。1月的观察仍然几乎是和雪一样单纯和平静，而且几乎能和寒冷一样持久。

一只田鼠由于我走近它而吓得惊跳起来，猛地越过了臭鼬留下的印记。它为什么在大白天跑到外边来？大概是因为冰融而感到悲伤吧。今天它那秘密的地下迷宫——曾经是在它苦心经营下穿过了雪下草丛的地道，已经不再是地道了，那里只有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小路，穷酸而又可笑。是啊，这冰融时的太阳毁了这个小小经济体系的基本建设。

老鼠是很精明的子民。它懂得，青草的生长是为了让自己把它们造成地下草垛而贮存起来，下雪是为了可以让自己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地道：给养、必需品以及运输，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对老鼠来说，雪意味着它们不会有贫困和恐惧。

一只毛脚鹭在前面草地的上空飞翔着。现在，它停住了，像一只鱼鹰一样盘旋着，然后像一只插着羽翼的炸弹一样落到了灌木丛中。它没有再飞起来，我断定它已经逮到了一只忧心忡忡的老鼠工程师，而且现在正在大嚼着——这只可怜的老鼠没有耐心等待到天黑，就去巡视它那本来是井然有序的世界而遭到了伤害。

毛脚鹭并不知道青草为什么生长，却很明白，雪的融化是为了它可以再逮到老鼠。它充满着冰会消融的希望而降落在北极以外。对它来说，冰融则意味着消除匮乏和恐惧。

臭鼬的足迹伸入到树林，穿过了一片空地。在这片空地上，兔子已经在雪上清楚地留下了足迹，现在臭鼬用它粉红色的尿使其斑驳陆离。新冒出来的橡树苗因冰融而从树皮中露出了新茎。一簇簇兔毛证明一年一度的雄性发情期的首次战斗已经开始。接

着，我又发现了血点，周围是一圈猫头鹰翅膀扫过的痕迹。对这只兔子来说，冰融使它不怕匮乏，但也使它莽撞地忘掉了恐惧。猫头鹰却提醒它，春天并不能代替谨慎。

臭鼬的足迹继续向前伸去，这说明它既不垂涎于可能得到的食物，也不关心它的邻居们的喧闹和命运。我想知道它在想些什么。是什么使它离开了它的洞穴？难道可以认为，是这个肥胖的家伙有着一种罗曼蒂克的情趣，致使它拖着自己的大肚皮穿过了雪泥？终于，它的足迹进入了一堆漂浮在岸边的圆木中，再没有出现。我听到圆木中的水滴声，从而想象臭鼬也听到了。我转回家去，仍然想知道个究竟。

2 月

好橡树

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则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为了避免第一个危险，人们应当种个菜园子，大概在这里，就不会让杂货铺把问题搞糊涂了。

为了避免第二个危险，人们应当把一块劈成两半的好橡木放在壁炉架上——大概在那儿不会有火炉。在一场2月的暴风雪猛烈地摇晃着外面的树木时，它能使你的小腿暖和起来。如果有人把他自己的好橡树砍倒、劈开、拉回家，堆放起来，再想一想，他就会很好地记住热量是从哪里来的，并且有充分的论据去否定那些在城里暖气炉边度周末的人们的想法。

这棵特别的橡树正在我的壁炉里熊熊燃烧，它曾经生长在那条通往沙丘的旧移民道路的边上。我曾经抚摸和仔细打量过这棵树，直径有30英寸。它有80圈年轮，因此，当初那棵小树苗留下它的第一道树轮的时候，应该是1865年，即内战结束的那一年。我根据现在橡树苗生长的过程知道，没有10年，或更长的时间，是没有一棵橡树能长到兔子够不着的高度的。在这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每年冬天都要掉一层皮，每年夏天又重新长出来。这的确是再清楚不过了：每一棵幸存的橡树都是因为要么兔子没注意

到它，要么就是兔子少了的结果。有一天，会有一位耐心的植物学家画出一张橡树生长的频率曲线，从上面可以看出，每隔10年，表中的弧线便要突出来，而每一个高出的部分都是因为兔子的繁殖在这期间处于低潮。（一个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正是通过物种之间的这种连续不断的斗争而得以共存的。）

因此，很有可能，正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兔子繁殖处于低潮时，我的橡树开始留下了每年一度的树轮，而且在此时，大篷车队^①仍然是通过我的道路而进入大西北地区的。可能正是移民交通洪流的冲刷和磨损把这条路的两边弄成了空旷之地，这才使得那颗特殊的橡实得以向太阳舒展出它的第一片叶子。在每一千颗橡实中，只有一颗能够成长到和兔子较量的程度，其他的则在刚一出生时就消失在这浩瀚的大平原中了。

这棵橡树没被大平原吞没，而且因此可以贮存80年的6月阳光——想到这儿，是很感亲切的。就是这些阳光，现在正通过我的斧子和锯子释放出来，在经历了80次大风雪之后，温暖着我的木屋和灵魂。从我的烟囱里冒出的每一缕青烟，都在向每一个它可能涉及的人证明，阳光并没有白白地照耀。

我的狗并不在乎热量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它却热切地关切它的到来，而且是马上到来。它确实非常关心我的让热量奇迹般到来的能力，因为当我在拂晓前冰冷的黑暗中起了床，并且打着寒战在炉边跪下来生火时，它悄然无声地钻进了我和那些引火物之间——那些引火物是我刚刚放在灰堆上的。这样，我就不得不从它的腿中间把火柴伸出去点燃它们。我想，这正是那种使群山也要为之所动的忠诚。

一次雷电终结了由这棵特别的橡树所进行的木材制造。在7月的一个夜里，我们全被雷电的霹雳声惊醒了，我们都意识到这

① 大篷车队：指19世纪美国向西部移民的洪流。

次雷电袭击了附近的某个地方，但因为没击着我们，我们便又沉入梦乡了。人类拿所有的东西来接受他自身的检验，这一点也极符合雷电。

第二天早晨，当我们在沙丘上溜达着，并为那刚刚受过雨水洗礼的雏菊和草原苜蓿喜悦时，我们来到了一大片刚从路旁的橡树干上撕下来的树皮旁边。在这个树干上，在它的没皮的白木上，有一道长长的螺旋形的伤痕，有一英尺宽，而且还未被太阳晒黄。第二天，上面的树叶枯蔫了，这时候，我们就知道，雷电给我们遗留下三捆将来可做燃料的柴火。

我们哀悼老橡树的逝去，但也知道，它的一打儿在沙丘上挺立着和耸入高空的后代，已经接替了它的制木工作。

我们让这棵不能再派用场的老树经受了一年的阳光暴晒，使它变干，然后，在冬季的一个清新的日子里，把一个刚锉光的锯子安到它的底下。从锯条中喷撒出来的碎小的历史末屑，逐渐在雪上，在每个跪在那里的伐木者的面前，堆积起来。我们觉得，这两堆锯末具有比木头更多的某种东西：它们是一个世纪的综合体的横切面；我们的锯子正沿着它走过的路，一下又一下，10年又10年地，锯入一个终生年表之中，这个年表是用这棵好橡树的具有同一圆心的年轮所组成的。

只拉了十来下，锯子就进入到我们开始拥有这棵橡树的时期。在这几年里，我们已经知道去热爱和珍惜这个农场了。突然，我们开始锯入我们的前任——那个贩私酒者的年代了，他恨这个农场，榨干了它最后所残留的一点地力，烧掉了它上面的农舍，把它扔给县里去管理（另外还欠着税），然后就在大萧条中的那些没有土地的隐姓匿名者中消失了。橡树也曾为他献出过好的木材，他的锯末也和我们的一样，是细碎的，像沙子似的，粉红色的。橡树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贩私酒者的统治在1936、1934、1933和1930年的尘暴干旱期间的某个时候结束。在这些年里，从他的蒸馏室里冒出来的橡木烟和从燃烧着的沼泽里散发的泥炭烟，肯定曾把太阳都遮住了。新政时期的保护主义也曾经传播到这里，但锯末并未显出变化。

“休息一下吧！”掌锯者喊道。于是，我们停下来喘口气。

现在，我们的锯子拉入到20世纪20年代，即巴比特^①的10年。在这个时期，直到1929年股票市场暴跌之前，每样东西都在漫不经心和傲慢中变得更大和更好。即使这棵橡树知道股票跌落的消息，它的木头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它也不会留意立法机关的几个有关爱护树木的声明：1927年的全国森林和森林作物法，1924年对密西西比河上游低地的大保护，以及1921年的新森林政策。它既不会注意到1925年这个州^②里最后一只美洲貂的死亡，也不会注意到1923年第一只紫翅椋鸟的来临。

1922年3月，一场大雨雪把邻近榆树上的大树枝一个个地劈了下来，却未在我们的橡树上留下任何伤害的痕迹。不论多少，一吨重的冰，对一棵好橡树意味着什么？

“休息一下吧！”掌锯者喊道。于是，我们停下来喘口气。

现在锯子拉入了1910—1920年间，这是做排水梦的10年。在这期间，蒸汽铲为建立农场而汲干了威斯康星中部的沼泽，并制造了许多灰堆以代之。我们的沼泽逃脱了，其原因并不是由于

① 巴比特，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巴比特》中的人物，一位美国小镇上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产阶级商人。他的形象被认为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庸俗和市民性格的代表。

② 指威斯康星州。